



兴来独语

香椿的味道

李红霞/文

乡下老家，有许多野生的香椿树，一年一年滋生繁衍，零零散散地点缀满了乡村的各个角落。当然，最好能长在自家房前屋后，那样就可以整日看着香椿芽由小变大，然后近水楼台先摘先尝了。当春风温暖地让我彻底脱去冬衣的时候，那香椿也就该发芽了。我最爱吃香椿，总是一天三遍地吃着房角那棵香椿树发呆，真想早日拿着钩子扒下嫩嫩的芽子吃个够。可我急，树不急，整日挺着干枯的枝丫在蓝天中显着它的沧桑与稳重，迟迟不吐芳香。

一个灿烂的午后，忽然在和风中嗅到了丝丝清香。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，踮着脚尖，寻找蓝天中闪出的那些暗红。找到了！一簇簇短短的芽子，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尖绽开了笑脸，从高至低，错落落地像是给这位老者扎上了灵动的蝴蝶结，将积蕴一冬的热情完美释放在这个春天里了。那嫩嫩的芽子，被阳光穿透成靓丽的紫红，闪着淡淡的油光，在湛蓝作为底色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耀眼、温情，一时间觉得香椿芽就是春天，春天就只有香椿芽。

春风催荣了万物。不出几日，香椿芽已经长成了小丫头的冲天小辫。竖在房角的长杆终于派上了用场。用铁丝弯成一个钩，绑在长杆上，就可以去扒那些垂涎已久的香椿了。站在房顶，长长地举起杆子，将那些可爱的芽子引入铁钩里，然后猛地一拧杆把儿，只听脆脆地“叭”一声，一簇香椿就应声飘落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香椿已散落一地。

感悟人生

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

马德/文

生活中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：即便最要好的朋友，当你突然出人头地，混得超出预期的时候，对方的心里，会生出难以觉察的不快。

表面上，依然好得一塌糊涂，但心底的嫉妒却暗潮汹涌。对方既希望你好，又不愿你好到遥不可及。这时候，作祟的不是人，而是人性。

就是这么微妙和复杂。两个人，只有在彼此变化不大的时候，才纯粹而持久。也就是说，各自一成不变，关系才可以一尘不染。倘若时位移人，看起来，改变的是一人，其实改变的是两人互视的角度，一方被认为居高临下，另一方被怀疑居心叵测。

或者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，谁都觉得对方变了脸儿，然后，才彼此都变了味儿。

人性的狭隘，有时候就是这么真实。哪怕是在最坦荡和最宽广的地方，也会陡生狭隘。当然了，这也很好地解释了，这个世界，本质上还是自我的世界。

当你真的混到无可阻挡，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被落在了后面，已经望尘莫及的时候，每个人又会极认真地仰望你，敬畏你，尊重你，而且那么干净，那么虔诚，满含悲悯。

唯有这样的时刻，才会看到人性明亮的一面：你春风得意，全世界也在为你春风满面。

越是在困境里，越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。

因为，你的明亮，不仅会照亮你，也会照亮别人。一副所有人都欠你二百块钱的面相，只会让人躲得你越来越远。

在痛苦中，看不到你的悲伤；在困厄里，听不到你的哀叹。精神明亮，就是说你的灵魂始终高蹈在生活之上，呈现出来的，是一种笃定的风度，一种喜悦的光彩，一种昂扬的情绪，以及，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。

说到底，精神明亮是一种力量。它是刺破人生暗夜的一道闪电，是架在命运谷地的一道彩虹，是

于是，便怀抱这些香椿，吵着让母亲给我炸“香椿鱼儿”吃。母亲先是把这些香椿一片叶子、一片叶子地择好、码好，然后洗净，放在盆里用温水加盐腌一下。这时，母亲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面糊了。在碗里打两个鸡蛋，放入适量的面粉和水，搅匀，直至能在筷子上拉出丝就可以了。烧油，取出腌好的香椿在面糊里裹一下，迅速放入滚烫的油锅里，只听“吱啦”的一声，那个裹了面糊的香椿，顿时翻滚着膨胀起来，成了焦黄颜色。一直站在旁边的我，早已被锅里的香椿鱼儿惹得大咽口水了。一出锅，就用手抓起来吃，烫得我直跺脚摇手。母亲乐了，拿出碗盛好递给我。我便乖乖地坐在灶前，稀溜溜地吃到肚圆，抹一把嘴上的油，跑着玩去了。等回来，又会吃上一大碗。

一茬一茬的香椿吃下来，夏天已近，香椿已不能用来炸着吃了，我对香椿的热情也淡了下来。可母亲却去摘那些稍微嫩一些的叶子，切碎，晒在太阳底下，说是晒干后还可以吃。我不信，这怎么吃。炎炎夏日，母亲便取出那些干香椿，放在锅里用油炸一下，然后拌在黄瓜丝里，放上醋，浇在凉水浸过的面条上，一碗清凉喷香的凉面吃过，夏日的炎热一下子就在香椿的清香里消失了。这种干香椿只要保存得好，可以吃一年，直到又吃上那暗红的嫩芽。

母亲知道我爱吃香椿，因此总是在春天里给我带来嫩香椿芽，有的嫩到可惜，可母亲却说这样的才好吃；过几天又会捎来一大包干香椿，于是我就一年都能吃到香椿了。生日长寿面里，浇上油炸香椿，那味道真是特别透了，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珍藏在香椿里的春天的味道。

朝花夕拾

万物生

姚彩霞/文

春雨初歇，迎春花开了，一抹嫩黄如闪电划过眼前，一束束一丛丛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在原野在公园在路旁在田舍闪烁，将阴沉沉灰突突的天空照亮。

衰草醒来，树木起舞，鸟儿鸣啭。

一对小姐妹坐在矮凳上，精心描画着心中的春天。姐姐手执铅笔勾画底稿，之后，妹妹用彩笔在黑白线条上着色。不一会儿，画作完成。姐妹俩一人捏着画纸一角，忽闪着黑亮的眼睛，歪着头欣赏，她们看到了什么？粉红色小屋，低矮的竹篱，多彩的花卉，亮晶晶的小溪，远飞的雁阵，画面生动，展示了儿童率真的天性，它源于大自然的启迪，且催生或激发了孩子们烂漫的想象力。

一、二、三；四、五、六，一群中学生从图书城出来，一人一只滑板，以火箭的速度飞过人群，路口，高楼。一只脚稳稳地站在窄窄的滑板上，另一只脚抬起落地地用力蹬地，加速，随后提上滑板，双脚呈一字前后站立，把定滑板，在平坦的自行车道上如一艘小艇，或蛇行或直航，轻快地滑向无限的远方。他们的书包里装着精心挑选的新书，有《欧洲艺术史》《明朝那些事》《罪与罚》《狼图腾》《理想国》《战斗后的风景》《命运的内核》《远离冬天的故事》《知堂回想录》《伊索寓言》等等。偶尔一马当先的那位会减速，等待落在后面的伙伴追上来，聚拢后他们欢快地议论几句，轻笑几声，然后，比赛着继续向前冲刺。一本本新书芬芳了年轻人心灵的花园，引领如饥渴的他们找到健康丰富的精神皈依。

很多人在广场上放风筝，其中有一位奶奶级人物，腰不弯背不驼，满头银发，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一手执线，一手把着细线，昂着头目光伸向远处的天空，她的风筝是一只苍鹰，黑色的翅膀张开，飞得高而稳。每年春天，她自己糊风筝，也把大大小小的风筝送给孩子们，送给邻居们，更要留给自己来放。她的风筝有粉色的蝴蝶，蓝色的孔雀，红色的锦鲤，黑白分明的熊猫，那些惟妙惟肖的造型是她自己设计亲手绘制而成。像爱美的女孩儿频繁地更换款式新颖的衣裳一样，每一天，老奶奶也会骄傲地举着一只大小、种类与前一天决然不同的风筝来放，每当听到赞扬，老太太的笑声胜过拂面的春风，令周围的人们心花怒放。

有人说，风刮风很累，花开花很疼。古人曰：“金英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？凭君语向游人道，莫作蔓青花眼看。”迎春花开了，先花后叶，清香金黄，外染红晕，枝条开张，拱形下垂，麻雀们钻到“伞”下，看着外面细雨如丝，它们凑在一起跳来跳去，无忧无虑。如果《红楼梦》里名叫迎春的女子的命运与一朵花相似，那么她的落落寡合，不畏寒威，不择风土，端庄秀丽的气质，应当被人们所喜爱，所同情，所理解。花开花落，有欢喜有忧郁，它是季节更替，是希望在孕育，是梦想在生根，发芽……

升腾在灰暗心底的一轮明月。精神明亮，本质上是一种对抗，一种不屈服，一种牙关紧咬的优雅，一种劫波渡尽的从容。

在苦难的日子里，你看不到精神明亮的人低迷、委顿、消沉、黯淡，能看到的只会是高昂、乐观、坚强、豁达，正是这种灵魂的耀眼光辉，逼退了生命中的不幸和悲怆。

这是一种心底的寥廓，秋水长天，容尽万物。当一个人活到这样的心性上，也就没有什么能把他打败了。

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刚愎自用的自己。

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发现无数个刚愎自用的人，却难以看见自己这一个。原因很简单，人在指摘他人的时候可以居高临下，否定自己的时候却总是装聋作哑。

在他人那里锱铢必较，在自己这里信马由缰，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。

刚愎自用的核心，是一种权力意识和权威意识。具体表现是，不纳谏，不纳谏，自大，独断，专行，以此来压倒众人，威慑众人，征服众人，从而捍卫所谓的尊严。越是内心虚弱的人，越容易刚愎自用。他们像看护自家的院落一样看护着自己，总觉得否定自己，就意味着深宅大院轰然倒塌，自己的隐私和隐秘被他人窥见，从而露了馅，丢了人。

从这个层面上讲，刚愎自用的人，常常会把自已捂得很紧。与此相伴的，必然是其自身的虚伪和虚荣。虚伪和虚荣像一条绳索的两头，缠绕着他们，也撕扯着他们，让他们欲罢不能。

刚愎自用的人是顽固的。若之后从顽固走向了柔软，未必是看到了真理和真相，而是看清了自我的丑陋和无知。人只有真正照见自己，才会收敛。收敛，换一个说法，就是懂得要脸。

超越见地的自重，一定源于强大的自省。而自省，源于自知。这个世界，最难挽救的是那些处于高位而刚愎自用的人。当然了，若他们什么也不是了，很快也就自知了。